

Because I Remember Terror, Father, I Remember You

新苗文化
心燈 H23

暗夜裡的埃及公主



從童年到青春，遭到身居要職的父親無止盡的蹂躪，她的人格極度扭曲。
在找尋自我的過程中，不忍回首的過去與掙扎衝擊著她……

AMAZON讀者5顆星最高評價
聯合寫作計劃獎非小說類得主

蘇·威廉·席爾曼 Sue William Silverman / 著 陳詩紘 / 譯

Because I Remember Terror, Father, I Remember You

暗夜裡的 埃及公主



蘇·威廉·席爾曼 Sue William Silverman / 著 陳詩紘 / 譯

心燈 H23

暗夜裡的埃及公主

Beacause I Remember Terror, Father, I Remember You

作者／蘇·威廉·席爾曼 (Sue William Silverman)

譯者／陳詩紘

編輯／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F 之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

(02)2339-250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郵政劃撥：18324544

排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／2002年4月一版一刷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

國際中文版權代理／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

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

B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

Athens, Georgia 30602

Copyright © 1996 by Sue William Silverman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opyright © 2002 New Sprouts Publisher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定價／280元

ISBN／957-451-035-2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暗夜裡的埃及公主 / 蘇．威廉．席爾曼
(Sue William Silverman) 著；陳詩紘譯．--
一版，--臺北市：新苗文化．；2002〔民91〕
面；公分．--（心燈；H23）

譯自：Because I remember terror, Father,
I remember you

ISBN 957-451-035-2（平裝）

1. 席爾曼 (Silverman, Sue William) 傳記
2. 性侵害

548.544

91003412

Because I Remember Terror, Father, I Remember You

暗夜裡的埃及公主



蘇·威廉·席爾曼 Sue William Silverman / 著 陳詩紘 / 譯

目錄

前言 5

序幕：父親，我記得你

6

紅

埃及公主 10

石中的心跳 20

夜的精靈 45

紐澤西女孩 104

藍

星期二

218

明尼蘇達的兩個小房間

沙灘上的女孩：復元

312

277

綠

耶誕精神

318

前言

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五三年間，我父親是內政部長的首席顧問。他是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建州藍圖的建築師。他協助規畫菲律賓賓的獨立，協助建立波多黎各共和體制，致力建構維吉尼亞島、關島、薩摩亞等地的建築法規。此外，他還協助建立戰敗後日本的內政管理事務。從一九五四年一九五八年，我父親是西印度信託銀行的董事長。離開西印度群島後，他變成紐澤西州山多·布洛克信託銀行（Saddle Brook Bank and Trust Company）的董事長。我還保留著我父親和紐澤西其他幾個董事長和參議員的合照。

我父親同時也是一個孩童性侵害者。我知道，因為他侵害了我。

序幕：父親，我記得你

「我能幫你些什麼嗎？」藍迪·格洛斯金德問。

這是當我踏進藍迪（一位精神科治療師）的辦公室時，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。我累得無力回答。我僵硬地坐在沙發上，瞪著窗台上的植物，希望自己夠小、夠輕，能瑟縮到其中一片冰涼的綠色葉片中，沈睡。這股疲累——我感覺到他問題的答案實在太沈重。我的頭沈重得無法思考，我的嘴巴沈重得無法說話。

我心想：我是否為了要變得更輕而拔除心中的第一個快照？就像快照一樣，拔除閃過我心中的第一個影像，所有影像，不是相片。有個人注視著相片，研究光線的陰影與模式。舌頭緩緩的念出那兩個長長的音「相片」，以時間研究上面的臉孔、關係，以時間了解相片的真正意義。可是快照是驚鴻一瞥，快速地，舌頭滑過口中的上顎，低語著「快」低語著「照」。然後快照在我體內破裂——一個不應該讓人看見的祕密，我告訴我自己。多年來，我一直是偷偷的看這些快照的殘缺片斷，但過去幾個月中，它們殘酷無情。我想要捕捉那個影像：抱住它，抱住它，抱住它。這正是我之所以出現在藍



迪辦公室的原因。現在，我相信，我必須看我父親對我所做的事情的照片，看他對我的身體所做的事情的照片。因為我看到恐懼，父親，我看到而且我記得你。

我看到這一幕，那是一九六二年，紐澤西。我的男朋友剛剛結束一場摔角比賽，我就坐在他的紅色轎車裡，身旁擠滿了高中時期的朋友，我們的衣服飄散著汗臭味。那是一個晚冬的午後，天色已暗，車窗外的校區一片冰凍、雪白。我的家人才從西印度群島搬到這裡，一開始我很想念加勒比海的顏色。可是現在，我自在於空曠、冰雪、白色，自在於厚厚的冬衣裹住我的身體，自在於我舒適的羽毛外套柔柔地磨蹭著我的下巴。蒸氣模糊了窗戶，這也讓我覺得自在，因為，如果我永遠待在這車子裡面，就沒有人會看到我；沒有人能夠碰到我。但是當車子轉彎朝我家方向駛去時，我朋友的身體再次擠壓我。突然間，我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，我再也聽不到聲音，這股壓力，這股汗臭味，我再也不在這部車子裡。我覺得我就要無法呼吸了。

我在我那嬰兒藍牆壁的臥室中，這個房間裝飾著許多學校舞蹈表演後留下來的褪色裝飾花、紙做的夏威夷花圈、銀色絲帶、玻璃珠、裝點著金色亮片的心型紅緞——一個青少女的房間。但在最深的深夜時刻，房間卻變成灰

色。不，等等。在我的床頭櫃上有一個六吋高的塑膠耶誕樹——一個玩具，每夜我父親都會幫它上發條。紅色、綠色、藍色、白色的燈光掃過天花板和牆壁、衣櫃、床，隨著樹身不停旋轉，越來越靠近，我的身體也開始旋轉。樹身會趕在父親之前鬆了發條，結束，停止，所有五顏六色的燈光都黑了下來。快照在漆黑中按下快門。「你說得沒錯，父親。沒有人會看見我們的，永遠不會有人知道。」

我瞄了一眼藍迪。難道他是那個終究會看到我的人，終究會知道一切真相的人嗎？難道他是那個我可以信託我內心祕密快照的人嗎？但是，如果藍迪看到了它們，如果他看到了我，他一定會覺得我很可怕，是個魔鬼，沒有價值。他會希望我永遠不要再出現在他的辦公室中。

「我能幫你些什麼嗎？」他問我。

藍迪沈默不語，他的辦公室寂靜無聲。他那雙藍色眼睛的溫柔目光撫慰著我，我心想，我該呈現那些快照，好讓他明瞭我心中那份疲累。

耐心地，他等待著一個答案。



red

埃及公主

華盛頓特區：一九五〇

我四歲，假裝自己是埃及公主。為了配合這個遊戲，我把幾塊木板放在我父母那張床的棕白格子床單上。木板變成尼羅河的支流，我沿著河岸奔逃，蘆葦刮痛我的雙腿。有人在追我。樓下客廳裡，父親正用他的電鋸——一個閃閃發亮的金屬底座加上圓圓的鋸齒刀片——在製造家具，當它接近木材時，便發出嗡嗡聲。我相信我聽到木材的哀嚎聲，而鋸齒的速度越轉越快。我越跑越快。金屬切過我的背部，刀片插進我的皮膚裡。父親突然被鋸齒刀片切到，到處都是血。我一定是溜下河岸到河裡洗澡，因為我看見了我身上流著血。埃及公主消失了。

*

*

*

我不停地扭絞著我的手帕。我的一根手指輕輕撫過繡在蕾絲巾上的名字



縮寫：SWS。我將臉壓在手帕上那朵粉紅色花朵上，好像可以聞到它的香味似的。一條藍紅相間的手帕上印著「金髮美人」的卡通圖樣。我有一條精緻銀細工設計的紫紅色手帕。我愛我所有漂亮的手帕，但因受不了弄髒它們，所以我從來不使用。然而，我仍然在水槽裡用手清洗它們，看著它們變乾。待母親擺好燙衣板，我便站上一張矮凳子，一次又一次的燙過每一條，直到它們完美為止。我很害怕沒能把縐褶燙平，反而使縐褶更深。我一邊燙，一邊在手帕上噴古龍水，那是父親刮完鬍子後用來噴臉的，是母親故意將它留下來以備燙衣服時用的。古龍水揮之不去的香味讓我頭暈。我不懂這種讓我做惡夢的香水為什麼會令我想起夜晚，想起金屬刀片，想起飛奔逃命的埃及公主。我試著專心燙手帕。就這樣，手帕一定要完美無瑕。這是命令。

我也花了好幾個小時整理衣櫃，直到它整齊又完美。我整理緞帶、襪子、內衣褲，從母親縫紉盒裡拿來的蕾絲碎布。我有七條分別用不同的顏色繡上星期日的內褲：星期一紅色，星期二黃色，星期三綠色，星期四粉紅色……星期日白色。這一條嚇到我，星期日嚇到我。我將它埋在成堆的內衣褲下面。也許，如果我丟掉這一條的話……也許我再也不穿星期日的話……

除非出差，否則父親星期日是終日不出家門的。我們會開著我們的黑色雪佛蘭出去踏青。當母親學習開車時，父親總是不耐煩的發起脾氣，因為她開得太慢，於維吉尼亞的鄉村道路上蛇行著。車子裡很熱，而且熄火了。我大腿下的灰色毛毯座讓人覺得奇癢難耐。我那大我兩歲半的姊姊琦琦，顯得坐立不安，不停的把車窗搖上搖下。她敲打著扶手上的菸灰盒蓋子。她還是不和我講話，她還是不對我笑。為了躲避我，躲避我們所有人，琦琦通常會消失個幾小時。所以，今天，被陷在家人當中，她必須假裝與我們相隔遙遠。

後車廂裡有一條毯子和野餐餐食。待會兒，等我們停車吃野餐時，父親一定又要雞蛋裡挑骨頭，嫌三明治太溫熱，雞肉煮得不好吃，咒罵蛋煮得太熟。父親會先把氣出在食物上，然後螞蟻上，然後炎熱的氣候上，然後我們身上。那個女人和兩個女兒會默默地坐在格子毯子上，嚇得不敢出聲。不——母親和我會靜靜地坐著，我姊姊則會踱到附近的溪畔。或者她會爬到樹上——一棵很高的樹——無懼於自身的危險。而我卻什麼都害怕，尤其害怕姊姊發生意外。雖然我渴望也能像她那樣，但我知道那永遠不可能。抑或，我希望能夠沐浴於我那勇敢姊姊能力的光環下，她敢爬高樹，敢在天黑之後悄悄從後門溜到巷子裡。可是，我一直被她忽視，我越是堅持，就越被堅定



的拒絕。

母親總試著讓我們的星期日的出遊變得輕鬆愉快。她教姊姊和我一首歌：「工作時吹口哨。／希特勒是個混球。／墨索里尼是個吝嗇的傢伙……」我們大聲唱著：「划，划，划動你的船……」父親當然不會加入。姊姊的聲音總是第一個消失，然後是母親，最後，我細薄的聲音拖延了一陣子後才慢慢止歇。我嘆了口氣並閉上眼睛，再不然就是瞪著車頂。如果我低頭注視，我就會暈車並嘔吐。拜託，千萬不要讓我吐。我討厭吃東西；我討厭刷牙；我討厭暈車嘔吐。我不明白我的嘴為什麼痛恨裡面有東西——有時候甚至沒有理由。我可以好幾個小時不說話，而且如果夠專心的話，我可以假裝我根本沒有嘴巴。

可是，在這個特別的星期天，我們並不是要去某一處野餐地點。就連父親都變得沈默不語，但他的憤怒可一點都不沈默。他必須控制車子，而且一定要控制，但他並沒有。母親一定是感受到這個憤怒，這個氣得直冒煙的怒氣。或許方向盤溶化了她的手指，或許灼熱的燈光刺得她睜不開眼睛，慢慢地，我們開到路肩上。車輪下面，我感覺到柔軟的、試驗性的地面。車子搖搖晃晃，然後它在堤防下面瓦解了，滾了又滾。我聽到玻璃碎裂的聲音，感覺到太陽撞上我的臉。我撞上我的姊姊，撞痛了手肘和膝蓋。千瘡百孔的地